

# 新聞自由和生活素質

## 通識教室

有位中四同學就近日傳媒的爭議，問了一條具討論性的問題：「新聞自由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生活素質？」

生活素質是單元二今日香港內其中一個重要主題，讓身處香港的年輕人，理解和審視港人對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。生活素質涵蓋範圍廣闊，具體可從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六方面，當中也涉及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。正因為生活素質所討論的範圍廣泛，社會上出現任何正面或負面的現象，都可以引用這個概念進行討論。

至於新聞自由，無疑是指新聞訊息的自由傳播，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大元素。現代社會新聞處處，不論是意外罪

案、經濟民生，還是政治外交，對於市民關係密切，小則影響出門交通，大則影響未來發展。因此新聞訊息的自由流動，不只是方便我們的生活，更影響我們的日常決定和對未來的規劃，推動政府更好的施政、社會的進步。

新聞自由確保了社會公平運作。香港是個商業社會，公平的競爭環境確保了商業運作暢順。新聞自由讓公眾得知商業機構的運作暢順，予投資者放心地進行商業貿易，實際上為港人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打好了穩固的基礎。香港於國際上的經濟地位，實受惠於一直行之有效的新聞自由。

### 充當監察社會的第四權

新聞自由是社會的第四權。社會上除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以外，新聞工作充當了監察社會的第四權，向公眾指出有違公平公義之事，並代表市民向有關部門

反映，督促改善，發揮下情上達官民溝通的功能。新聞自由乃訊息可自由於社會上流動的一個好例子，當新聞能廣泛地於社會上流動，其他如言論、學術等自由，就能好好確保。也因為新聞自由讓新聞訊息廣泛流傳，社會就能予充足空間予不同意見發表和流傳，更促進討論、思辯，推動整體社會的發展，提升港人整體生活素質。

回應這問題時，讓我感到安慰的是，剛升上高中的同學對於通識科課題不但有獨特觀點，更時常留意身邊事，借此讓我也稱許這位同學對於時事觸覺的敏銳！

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羅潔玲

## 編採速記

### 曼谷封城 泰國遭殃

再過幾天就是農曆馬年了，原是香港人熱門旅遊的泰國曼谷，今年不但不熱，反而驟遇霜降。當地滿街滿巷熟口熟面的香港遊客不見了，港聲港腔的港人血拚團無影無蹤，事緣當地兩陣對峙，反對派誓要把政府趕下台，甚至要看守總理永別人間！這種誓不兩立、你死我活的爭鬥，賠上的是整個曼谷的經濟繁榮以至國際聲譽，也許這些是遙遠的，但民衆最直接的感受是政府停擺了。

繼美國共和、民主相持不下，導致美國聯邦政府停頓大半月，有你無我，水火不容的兩派之爭，居然再度在泰國這個民主國度上演。一個被政府下令捉拿的通緝犯，竟然可以招搖過市，趾高氣揚地發號施令，鼓動民衆大示威，進而將政府機關斷水斷電，趕走辦事人員，徹底要令政府癱瘓。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暴民心態，就是無政府主義。無政府主義，看來是絕對自由，但你願意無時無刻處於無秩序、無法無天的境地嗎？難道這就是民主、民意以至民情的表達？

### 「和平佔中」一派鬼話

在香港，包括一批大學教授以至中學教師，去年起提出所謂「和平佔中」以爭取普選的動人口號。但願他們不是好龍的葉公，一大批人在同一時間堵塞馬路，佔據財金中心而不散，不讓人流車流以至經貿活動進行，竟然可以是有秩序、愛與和平的，這完完全全是鬼話。

在此建議師生在校園做個實驗，在上學或放學時分，全體高中或初中生，一塊堵住一樓梯間，不讓其他年級師生以至職員進出，雙方不會起紛爭？彼此一定笑咪咪？如果說十分鐘可以忍一下，那三小時還可以秩序井然？一天呢？兩天呢？以小見大，誰敢保證佔中一定不會出亂子？假設貴校師生到孫中山紀念館參觀，下午三點結束，卻因佔中而被堵上幾句鐘，師生都可以泰然處之？家長不會鬧哄哄？

這種唯恐香港不亂的佔中，與號稱民主其實殘害人民利益的變局亂局，並無分別。鼓吹佔中的通識教師，會講出這些真相嗎？

呂少群

## 新港人先鋒

### 我不想當無所事事的闊太



楊詠曼（左）與楊子矜

「新紫荊廣場」節目之《新港人的先鋒》環節，希望通過先鋒在香港打拚的故事經歷，鼓勵大家樹立目標，堅定地走下去。

——節目主持楊子矜

終於約到忙碌的香港合孚行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詠曼做訪問了。一見面，我就問她嫁給醫生等於嫁給了狀元，為什麼要出來創業拚苦呢？楊董款款地說：「我周圍有很多沒有工作的醫生太太，她們的生活圈比較窄，基本上是孩子家庭呀等等。我不想當一輩子無所事事的闊太太，我想有自己的事業。」最有趣的是楊董說醫生丈夫知道她賺了錢也不會亂花，所以就同意了。我心想，大姐是何等自信的一個女人啊，她躊躇滿志，憧憬著「賺錢」的未來。

楊董做時裝生意，卻不信名牌，她有一套理論：「我是做服裝的，自然知道這些衣服值多少，我不花這些冤枉錢，最重要還是氣質。」聽後，我汗顏了。

從做服裝出口生意到經營家族的石油公司，楊詠曼笑做商場。她說命運對她很眷顧，學業、婚姻、工作樣樣順利，所以她要趕緊回饋社會。楊董把全年賺到的90%捐獻做教育，她認為「捐掉比自己吃掉和穿在身上更有意義！」

子矜：楊董您57年從上海移民來香港的時候覺得融合困難嗎？

楊詠曼：我還好。念書的時候，前三個月基本不說話，到第四個月的時候開口說話了，也被人笑話過，但我不怕，我敢講。當時學校班級裡的新來港家庭也只是我們家，其他人都是本地的，但是他們都很接受我，沒有不融入的感覺。

子矜：您做服裝出口生意是怎麼開始？創業有沒有碰到困難？

楊詠曼：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有個猶太人朋友想去上海做服裝出口生意。我是上海人嘛，就找到我做代理商了。我當時年輕，不懂管理，怎麼算帳啊，怎麼講價格啊，還是和猶太人學的。上世紀70年代末，中美貿易剛起步，上海的外貿公司想直接和美國人做生意，不和香港人打交道。所以我這樣直接和上海外貿做生意的人比較少。後來我慢慢地打開了美國市場的缺口。第一年的出口業務就是2000萬美元。

子矜：您是一個大善人，特別在教育方面捐助很多。您為什麼要致力幫助內地的教育呢？

楊詠曼：我中學畢業之後再也沒有讀書了，因為我們家五個孩子，我老大，還是個女兒，所以沒有上大學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我現在生活比較富足，所以我希望把多餘的錢投放在教育上。如果中國把教育提高了，國家就會更進步了。

## 徵稿細則

《通識新世代》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，刊出後略致薄酬，詳情如下：  
· 第二版「**事事關心**」乃一時事平台，歡迎師生發表意見；800字為限  
· 「**茶水站**」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、通識教學、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；700字為限，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（包括學校、住址、聯絡電話及電郵），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《通識新世代》，或電郵至tkpschools@gmail.com

# 認識歷史與大自然

## ——參觀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

的植物物種，政府除了根據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訂為法定古蹟外，還於1986年將建築物移交予世界自然（香港）基金會，並改為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。自此，世界自然（香港）基金會擔起了管理古蹟的責任，並為下一代提供學習環保的好機會，對灌輸保育觀念有積極的作用，是保育古蹟和自然景觀的最佳安排。不僅如此，建築物仍保留着Island House這個名字（英文全名是Island House Conservation Studies Centre），充滿了尊重歷史的意味。

### 考察重點

1. 同學在考察時，可同時認識大埔，以及元洲仔的發展。現在，在元洲仔上，除了有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外，還有一座由元洲仔一帶的原居民所興建的廟宇，叫大王爺廟。
2.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富有20世紀初殖民地的建築風格，同學可留意這個時代的建築。
3.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提供了大量環保的知識，同學在實地考察時，要多了解環保的重要性。

### 考察貼士

1. 世界自然基金會（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）成立於1961年9月11日，創始人為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朱立安·赫胥黎先生。同學可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

國際網站<http://www.panda.org>，認識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工作。

2. 為了推廣環保教育及介紹這座歷史建築物，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每年均設有年度開放日，同學可留意有關資訊。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的網址是<http://www.wwf.org.hk/>。

3. 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在指定時間是開放給市民參觀的。開放時間：逢星期一至五（公眾假期除外），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，開放花園及展覽室；而星期日的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，則只開放展覽室。另外，每月第四個星期日下午設有導賞活動。

香港歷史文化探索者 徐振邦



元洲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原是原居民所興建的廟宇，富有二十世紀初殖民地的建築風格。

## 考察筆記

大埔元洲仔的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於2014年1月11日及12日舉行了兩天開放日，參觀人士除了可以到場認識環保工作，還可以獲得一棵小幼苗作紀念品。

大埔吐露港口原有一個小島，稱「圓洲仔」，因方便書寫而改稱為「元洲仔」。在20世紀初，大埔尚未發展時，元洲仔只靠一條基堤與陸地連接，交通很不方便，但為了管治新界，殖民地政府已於島上興建建築物。這座建於1904年的建築物，稱為Island House，即「島上房子」的意思。這間屋原用作當時新界理民官宿舍之用，後來成為新界理民官官邸（於1949年改稱新界政務司官邸）。

### 屋前草坪逾140種植物

隨着新界的發展，經填海工程後，元洲仔與陸地連在一起，已不是一個小島。至於Island House自1949改為新界政務司官邸後，先後有15名新界政務司入住，而在殖民地時代最後一任新界政務司是鍾逸傑爵士，也是這裡的住客。直至1985年，鍾爵士遷出居所，建築物已不再由殖民地官員擁有。

建築物高兩層，建有遊廊，富有20世紀初殖民地式建築的風格。此外，屋頂建有燈塔，曾為在吐露港行駛的船隻指引航向。建築物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植物，在屋前的花園草坪，可看到超過140種植物，有着濃厚大自然的色彩。

為保存建築物的文化價值和附近豐富

## 我教通識



2013年12月3日，「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」(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 簡稱PISA)發布成績。在參與的65個國家/地區中，香港十五歲學生以母語閱讀的能力和科學能力均排名第二，數學能力則排名第三，成績繼續名列國際前茅，這當然讓教育部門和不少關心教育的人士彈冠相慶。

如此佳績，有些人解讀為有賴香港教育仍保留精英教育、拔尖教育的元素，所以能持續保持高水準的成績。其實，這完全是美麗的誤會。PISA的設計，是在參與計劃的國家和地區當中，隨機抽樣一批十五歲的學生來進行能力評估。一個很簡單的統計，如果按照香港做法，學生依照其能力高低排列為三個人數組別（banding），每個組別人數均等。換言之，被視為精英學生的第一組別（band 1）人數佔三分之一，其餘兩個組別的非精英學生（band 2和band 3）則佔三分之二，十五歲或任何一個學齡階段皆如此。這就很自然地得出結論：PISA成績能夠名列前茅，那三分之一精英學生的水準固然重要，但另外那三分之二普通學生的相對水準更具決定性，因為他們才是隨機抽樣裡面的大股東。故此，筆者才斗膽提出「教育的成功取決於補底」這個觀點，來挑戰在香港一直

# 教育的成功取決於補底

## ——向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惲福龍校長致敬

奉為圭臬的精英教育觀點。

### 落實教育平等公義

即使撇開成績來說，補底教育也是落實教育平等公義的重要一環。精英的學生本身素質較好，個人學業發展自然道路暢通。但中人之資的同學，乃至學力不足的同學，發展過程就特別艱辛，而且基礎打不好了，學習困難就會逐漸累積，個人自信也難以形成，如是者。雖說教改之下，過分強調精英教育而忽略弱勢學生的做法，已從制度上加以修正，但在實際的教育運作當中，仍舊是爭着教「好的」學生遠多於爭着「教好」學生。教育界對第一組別的學生趨之若鶩，雖然背後的社會心理因素有很多，也不能簡單地把學校看成「勢利」，但有一點理由可能是確定的：對於如何補底教育，如何把學力不足的同儕重新裝備，其實並無多少可分享的成功案例，更沒有形成可供業界參照的教育教學操作實踐（education practice）。

2014年1月20日，報紙大篇幅報道，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惲福龍校長如何用心辦學，把一間幾近殺校的中學重燃生機。最為重要的是，惲校長並不是用換血方式（排除舊有弱的學生，逐步收錄第一組別學生）來發展學校，而是費盡心思，針對原有的弱勢學生，

重建他們學習信心和做人自信，重塑他們的做人品格，讓弱勢的學生脫胎換骨，重新走上積極正面的個人發展之路。

這是真的讓弱勢的學生變成強，而不是把弱的放棄，再換來強的，這是貨真價實的學校增值發展！

惲校長一個重要招數是帶學生參加毅行者。學生讀書不行，但讀書之外的活動未必不行。惲校長就用參與毅行者的辦法，重建學生自信。但筆者認為，參與毅行者活動的意義，遠不止於重建自信。給予學生一時半伙兒的成功感、自信心，這不難。難的是培養學生的堅毅，培養學生能夠持續不斷地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困難，毅力品格的培養，才是教育之最難，而補底教育中的毅力培養，則是最難中的最難。老惲已經年過半百，自己還親自帶隊，不妨想像一下那動人的畫面——惲校長一邊走着山道，一邊激情洋溢地鼓舞着同學們：「快快快上，不要掉隊！」

對，不要掉隊，這就是補底教育最簡潔、最生動的詮釋。謹以此文，向惲校長致敬。同時呼籲同工和教育當局，多些關注如何讓弱勢的學生不要掉隊，走上積極個人的發展大道。

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

## 走出校園



不少人都知道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源自1935年電影《風雲兒女》的片末主題曲，其實它的創作背景更早，聶耳和田漢的創作靈感是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激發出來的。今天是一二八事變82周年紀念日，就藉此談談國歌的誕生與一二八上海抗戰的關係。

### 國內外同胞萬眾一心

1932年1月28日夜，日軍襲擊上海開北，駐守滬地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，一二八上海之役於是爆發。此役得到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精神、人力和物力支持，聶耳和田漢當時身在上海，親身見證了

十九路軍官兵的英勇作戰和國內外同胞的萬眾一心，激發了他們創作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靈感，其曲詞終於在3年後誕生。戰爭爆發，十九路軍通電全國：「為衛國守土而抵抗，雖犧牲至一卒一彈，絕不退縮，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。」這就是「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」的宣言。十九路軍以3萬血肉之軀，背披斗笠，以簡陋的武器抵抗10萬日本海陸空三軍，這就是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」的真實寫照。結果十九路軍堅守上海33天，粉碎了日軍4小時佔領上海的狂言，四日，粉身碎身。多次增兵而不能得逞，靠的就是「我們萬眾一心，冒着敵

人的炮火前進」的決心。這些不是純粹的歌詞，而是實情，當時前線將士用命，國內外炎黃子孫在後方全力支持，從捐款、趕製棉衣、捐獻飛機，到親赴戰場支援，都是「萬眾一心」的具體寫照。

國歌的歌詞並非虛構的口號，而是一二八上海之役的具體呈現，因此鄒海在《國歌與廣東十九路軍》一文中說：「沒有十九路軍的衛國壯舉，就不會誕生如此激動人心的國歌！」在一二八事變82周年紀念日的今天，謹撰此文以懷先賢，並勵今人。

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